

“无文学慧根，无文字功底，写写来时路” 70岁奶奶出书“圈粉”无数年轻人

“写作是桥梁，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。通过写作，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，包括我的亲人，我的乡亲，可以和他们‘重逢’，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，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。”

今年秋天，王玉珍带着她的新书《我恋禾谷》先后在上海、北京等地举办签售会，书中收录了王玉珍创作的10篇文章，这些文章当中，有些曾发表在与新书同名的社交平台账号上。来到签售现场的读者里，有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，也有从线上追到线下的年轻人。这位70岁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她笔下的“故人故事与柴米油盐”，意外地走进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心里，年轻人称她的作品是“老奶文学”，爱上了她字里行间的朴素与挚诚。面对排队等候的读者，她一边签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：“手有点抖，字磕磕点，你们凑合看。”

目前，王玉珍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积攒了10万粉丝。在社交平台上，王玉珍给自己取了个“我恋禾谷”的网名，她在平台上介绍自己“无文学慧根，无文字功底，写写身边人，写写来时路”，发布的多为记录上一代人与事的文本。一位退休老人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？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，为何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记者与“我恋禾谷”本人王玉珍展开对话，讲述她从退休老人到创作者的转变，以及她笔下那些在家乡土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。



上海新书签售会现场，王玉珍奶奶给远道而来的读者朋友们签名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“写作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”

问：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？

答：就是觉着忙了起来，其次就是精神上的变化。说得文雅一点，比如说过去情绪上的东西，比如说孤独，对故去亲人的一种怀念，这种情绪（我）就不知道怎么去消解。因为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说这些事儿。写作是桥梁，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。通过写作，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，包括我的亲人，我的乡

亲，可以和他们“重逢”，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，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。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，比如说媒体人、编辑们，包括网友。通过这样一种写作，我就觉着，我的文字被别人看见是会影响到别人的，就有点诚惶诚恐的。其实一开始写就是哄着自己玩，有很大的随意性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。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可能不想写了，就

草草地写写那个人物我也就收场了。这样我就想，我应该把它写好一点。

问：你参加了好几场签售会，也遇到了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，也是奶奶级的读者，她们可能没有写下她们的故事，你会不会鼓励她们像你一样去写故事，然后发到网上去？

答：我会鼓励她们。在我社交平台上留言的人，也有很多跟我年龄（相似），有退休的，有一个好像还是大学老师，她们都很有文化的。“这些故事我也想写，但是没有勇气，觉得我东西写了，是不是没人看呢？”“我这些东西能不能写好？”在（签售会）现场也有人问：“我可以吗，你就是我的榜样。”我就跟她们说，不管有人看没人看，不管给钱不给钱，也不管能不能出书，你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就拿起笔来写，肯定有收获。我都能做到，你有啥做不到的？



北京读书分享会现场，王玉珍奶奶和读者分享写作故事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“‘我恋禾谷’没特殊含义，想起它就用了”

问：为什么要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《我恋禾谷》？

答：其实这个书出的时候，我的原意是想叫《总有春天再相逢》。因为书里有一篇写我跟我老伴儿的事儿，那个文章的题目，就叫《总有春天再相逢》，而且我也觉着我写的这些人，都是我熟悉的人物。我写的每一个人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是通过文字和他们的一次相逢。但最后编辑认为还是《我恋禾谷》好，人家是专业的，所以我说“听专业人士”的。

问：“我恋禾谷”是你的笔名，也是你的社交平台网名，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“我恋禾谷”的含义？

答：“我恋禾谷”出自《大秦帝国》那个小说里边的两句招魂词，是老秦人让

战死在疆场的战士魂归故里的招魂词。其中的两句词是“恋我禾谷，卧我黄土”。几年前，我中专的同学要组一个微信群，那时候我不会上网，她就来帮我弄，她说：“你得起个网名。”我正在看这本书，这两句话我就很喜欢。我说，那我就叫“我恋黄土”。好几个同学就乐，他们一致否定我说：咱们这么大岁数，你就是叫“我恋红薯”“我恋白薯”，你也别叫“我恋黄土”。我想人家说得有道理，我说我改改，就用了另外一句“我恋禾谷”，没有特殊的含义，就是恰好想起了它，就用了它。

问：你的文章收获了很年轻读者的喜爱，在与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，你会认为年轻人的思路有所不同吗？

答：有不一样，比如说

我写《风中消失的梅》，那是一个换亲的故事，是农村的两家（换亲），可能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不会懂。农村的两家互相用自己的闺女给儿子换媳妇儿。这种换亲大都是男方的男孩子有缺陷，都是用他妹妹或姐姐出嫁换亲。很多年轻的网友就说，换亲都是女孩做了牺牲品，她们不会做这种牺牲，不管哥哥说不说得上媳妇儿，坚决不会做这种选择，这是现在女孩的想法。但是我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女性可能就没有别的选择。跟不同年龄的人沟通，在一个人物的看法上就有区别。



“我是因为写作，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”

问：《我恋禾谷》出版后，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？

答：这本书写完后，我就开始写下一本。写的是我自己，就是从出生写到我老伴儿去世。写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，生了八个孩子都是早产。包括我生下来都没有指甲盖，没有头发。最后八个孩子活下来三个，是我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。小的时候差一点就死了，我1955年出生，到1960年前后，我挨过饿，得过一次肺炎，中过一次暑。从小时候到我念书，我写了怎么读书，怎么求学，写我还在武汉给我小姨看过一年孩子，那年我17岁，一直到后来在我们庄里做民办学校老师。然后我上中专，到后来上了大专，上了本科，当了老师，后来又结婚，嫁给我老头，一直到后来当公务员，49岁退休。退休以后我有三年在私企打工，有三年是在北京潘家园卖古董，还有十多年是我自己做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生意，一直到上社交平台写笔记、发笔记，一直到得奖，一直到出书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这一辈子，大概五分钟、十分钟就说过去了。

问：你的写作经历，也许验证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有某种新的可能性。

答：整个社会的氛围对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，或者说老年人的意愿、尊严会得到尊重或得到实现，我觉着这是社会进步、文明发展的一种表现。老年人的问题主要是空虚和孤独。我如果不写作，有时也是觉着很无聊的。我们楼下有一个小花园，那里有一个大平台，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，老太太太多，老头少，在那里坐着。有的老太太除了中午回去吃个饭，就会在那里一坐坐一天，其实就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，她很孤独，很空虚的。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，年轻人来去都匆匆忙忙的，包括子女能够倾听老人絮絮叨叨的都很少。很多老人也不是没有子女，但是感觉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忘了，这个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。我是因为写作这些事儿，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。所以我希望，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，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精神上。作为子女，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，听家中老人絮叨一会儿，常回家看看他们。很多老人就是这么等着，等着出太阳了跟大伙儿坐坐，等着孩子们回来看看他。但实际上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他们就是在等死。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还是应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更丰满一点。（据新京报）